

往事印痕

岁月如歌

◎绿南

上世纪“文革”期间，我母亲是县城里一家百货公司钟表柜的柜组长。在那个年代里，由于生活用品是紧俏物资，因此商场营业员的地位不亚于现在的公务员。记得那时许多人为买一块上海牌手表，托熟人来找过我母亲。

那时我刚上小学，很多同学羡慕我母亲在商场里工作。他们不是看上了手表，而是看上了盛手表的纸板盒。那些盛手表的纸板盒相对精致，可以当成铅笔盒使用，是小学生们最爱。

有一次，我与几个同学到我母亲的柜台前，正好柜台里有个空纸盒，我的几个同学叫着“阿姨”争相伸出手来要，我母亲却把纸盒径直递给了默默站在一旁的玉泉，“玉泉乖，阿姨送给你”。玉泉显得很开心，一旁的同学则羡慕嫉妒不解。这种情况有过两次，这是玉泉事后告诉我的。

两个纸盒，让玉泉铭记终生。

特殊的家庭背景让幼小的玉泉非常敏感，还不到十岁的她当时就能体会到，我母亲对她好，不仅因为她是我的好朋友，更因为我母亲同情这个与我同龄的女孩。

玉泉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，从医世家，父亲曾是一位爱国的国民党军医，母亲早年毕业于北京协和专科医院，专攻针灸。“文革”时，父母先后入狱，玉泉与两个哥哥相依为命，两个哥哥早早辍学打工维持生计。我母亲从小失去父母，出于朴素的情感，非常同情怜爱玉泉，每次碰到玉泉都对她嘘寒问暖，要不是为避嫌，她都想把玉泉带到我家住呢。

玉泉敏感而又心气高傲，即使是好朋友，她也从不谈及自己的父母，但我从她倔强的神情中可以看出，她绝不承认自己的父母是坏人。但现实却很残酷，它总用最无情的方式打击一个女孩的尊严，让我们俩都终生难忘。

那一次我们全年级同学排队去参加一个批斗大会，那年代这样的活动很多。没想到等我们坐定，被押到台上来挨批斗的人中竟然有玉泉的母亲，我突然非常紧张和担心，不敢看身旁的玉泉，怕她哭起来。但她没有。批斗她母亲时要不时跟着主持人举手喊口号，我不敢举手喊口号，怕会加重对玉泉的打击，可是我又怕被老师看见批评，事后紧张了好几天。没想到的是，玉泉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，她确实把我的“不作为”看成是对她的支持和抚慰，其意义与我母亲的纸板盒是一样的。当然这也是她成年后能淡然面对这一切时说的。

“文革”结束后，玉泉的父母都得以平反昭雪，虽然父母都年过半百，所幸都经受住了考验，身体健康，一家团聚，开始了安居乐业的生活：他们重开针灸诊所，玉泉继承父母职业，成了一名针灸医师。

虽然“文革”让年青的一代远离了中国文化，但玉泉仿佛先天就有书香世家的基因，她对中国文化着迷。与一般女性注重穿着打扮截然不同，她衣着朴素，不事修饰，几十年来，行医之余把精力和金钱都投在了书法和收藏文物中了。玉泉现在有多重身份，她是个书法家，书法作品多次在全国获奖；是中国书法协会会员，她的作品成为许多书法爱好者的收藏品；她还是业余文物收藏家，二十多年前，在大部分人眼里收藏还是个陌生名词时，她就慧眼独具，把大部分人不屑一顾的古旧字画、金石玉器花钱买下，但她收藏那些并不是为投资获利，而是出于喜爱和欣赏。

我母亲年事已高，耳背眼钝，我偶尔带她去玉泉处针灸，玉泉总是像待自己母亲那样待她，并且每次都要提到那两个纸板盒，以至于她身边的人都对“纸板盒”的故事耳熟能详，笑说耳朵都要听出茧子来了，玉泉却笑着语出惊人：这两个纸板盒在当年就如同我现在收藏的两件顶级和田玉，你知道吗？

当年在委屈中玉泉绝口不提自己的委屈，而今她笑谈当年事，只记着别人的好，这也是我最欣赏她的地方。

命运有时会对人不公，风雨过后，把该放下的放下，我们才能一路前行，才能享受岁月的美好，这也是玉泉给我的启示。

爱深沉

废话三千

◎雨田

去年冬至夜，给母亲打了个电话。她在那头絮絮叨叨地说着，说弟弟回去上坟了，说他买了可以泡脚の木桶给他们；说外婆越来越不听话，像孩子一样贪吃、任性，耳背得你扯破嗓子她都听不清，却还是缠着你问东问西；说她的手脚都长了冻疮……诸如此类的琐事。我一边玩着蜘蛛纸牌，时不时地应上几句。手机显示老公一直想打电话进来，我也无可奈何。

母亲说九十几岁的外婆不可理喻，其实她也差不多，越来越纠结于一些生活小事。比如外婆的赡养问题，她觉得外婆七个子女，谁都应该尽义务。可是大舅已故，二舅怕老婆，三舅家住五楼没电梯，几个阿姨都要养孙子孙女。唯有母亲稍空些，于是大家出份子钱让母亲养着。母亲心里颇不乐意，毕竟她自己也是上了年纪的人了，于是经常向我们抱怨。我们姐弟俩就安慰她，外婆是你的亲妈，如果只有你一个孩子，你不一样要赡养她？母亲很不服气，可以这么比方的吗？明明有那么多的兄弟姐妹！二舅与她住得近，母亲觉得他种了外公的地、收了山上的毛竹，却不肯多出一份赡养费，很是气恼。她不痛快时打电话向我们诉说，我和弟弟的说词如出一辙：不就是干把块钱嘛，与他计较啥，我们给你好了。母亲更是生气，二舅的几个孩子都帮着他们父母，唯有你们两个不帮我说句公道话。我回她，要是我和弟弟也这样为几个小钱争吵，你怎么想？母亲只好不吭声。

虽然都离得不远，可周末时，不是老公要值班，就是儿子有事，或者我要上课，难得有空去两边父母家。想起来时打个电话问候一下。母亲嘴上说，人不过来，有电话也行。可是这电话也打得很勉强，白天没这么长时间可以陪着闲聊，晚上的作息又有时间差。婆婆也喜欢与我们煲电话粥。她的儿子、孙子都没这个耐性，常常三言两语就挂了她电话，我不忍心，尽量满足她的说话欲望：天冷了要给她孙子穿暖，不要去外面吃饭，孩子外出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再就是抱怨她儿子整天瞎忙，忙得几天都没一个电话，等等。常常是聊得手机发烫为止。

先前总以为孝顺父母就是给零花钱或是买东西，所以习惯用钱来表达：他们说想去哪儿走走，我说，好，费用我出；生日时也会记得买个蛋糕和礼物；平时去时买些喜欢吃的菜或是水果。可是随着他们年岁渐长，我发现他们更在乎的是看望，是陪伴。母亲去过北京、去过香港、去过普陀，可没有一次是我陪伴的。婆婆身体不太好，每次去看望她时，我很少下厨做饭或是打扫卫生。我信奉一句话，厨房是女人的领地，她婉言谢绝，我顺势推舟地作袖手旁观。

儿子因为踢球手指骨折，入院做了手术。因为不方便住校，所以每天接送，早上五点半起来给他做好早餐带上、六点半出门，晚上七点钟再到校接他，算得上朝迎日出、晚披星辉。那天见儿子在厕所里呆很久，问他干吗。他说接了奶奶的电话。我问啥事聊这么久。儿子说，随便聊聊，奶奶的废话，你懂的。我笑了，没多问。后来与婆婆聊天时她提起，说因为打家里的电话怕我接，所以单独给儿子打手机了，说因为他的骨折，你妈妈又瘦又憔悴，让他一定要懂事，长大了好好孝敬妈妈。我听了很是惭愧。尽管我们已长大到不惑，可是孝敬父母的心思依然有限，为孩子做任何事都是无怨无悔，孝敬父母时却有种种的借口和理由。

那天给儿子买了新手机，问他喜欢吗？他回，嗯。我说运行速度快不？他答，还行。我说没有多的话？他说，谢谢。我说就这样啊？他说，那还要怎么说？我告诉他，在家庭沟通中，如果一个人对一个人的回答只是嗯、啊、哦，那也算冷暴力，即使你惜字如金，至少应该把这个嗯、啊、哦用不同的声调、不同的语气来表达。我说了这么一大段，儿子只回了一句，哦。——我们应付我们的父母，又被我们的孩子应付。扯平了。

社会心理学书上讲，人际沟通有保健作用，尤其对于老年人来说，充分的沟通可以避免脑细胞萎缩。更多时候，我们想要表达的不是意义，只是一种情绪，一份依赖。好吧，从现在起，你愿意说，我耐着性子听，不管有无意义，是否颠三倒四，是否能解决问题，只为你愿意与我分享所有的喜怒哀乐。

有所思

“拼”的时代

◎江泽涵

“拼爹”这词一直热。有人花钱求有个好爹，工作求有个好爹，找对象求有个好爹，犯了事，更求有个好爹，似乎有个好爹一切阻碍都能化险为夷。“我爸是李刚”，将“拼爹”发挥到了极致，只是“拼爹”的同时，拼掉了自己，也拼掉了爹。

爹拼了一辈子，为儿女（当然也为自己），到头还折在儿女手上，岂不是莫大的讽刺？“拼爹”的趋势也昭然——“坑爹”。

年轻人在“拼爹”的同时，大人也在忙着“拼孩子”。在乡下更明显些，串门闲聊中，大爷大妈们常有吆喝：“我儿子考上公务员喽！”“我闺女调去法国上班啦！”“我女儿嫁了个又帅又有钱的老公！”为了老脸争得面红脖子粗，甚至不惜扯出一大票谎言。

“光宗耀祖”是拼孩子的基础，也是拼孩子的典范，至少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吧，这比拼爹更源远流长，却是另一个极端，不仅是对孩子负担的再增，也为攀比之风推波助澜。

“恨铁不成钢”是拼孩子的手段。可孩子也会想，为啥自己父母是黑炭而不是金刚石呢？

因于种种，到老都未如愿，就想寄希望于孩子，以盼一解憋压了几十年的怨气，只怕是恶性循环。许多言之凿凿和顺理成章的事，常常叫孩子无所适从，在潜移默化中左右了他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，甚至是毁了他们的“三观”。

拼爹，拼孩子，不如拼自己！

父与子，谁也不是谁的附庸。然而，当爹的始终比孩子多扛一种责任，就是最古朴的“养不教父之过”，爹对孩子承担终生责任，要做好榜样。跟人家逞嘴上能耐，本就不智，做语言的巨人、行动的矮子，对孩子绝对没好处。

年轻人的劲道犹如滔滔浪潮，一浪高过一浪，如果倚老卖老，借孩子的光来为自己挣面子，是不是一种狐假虎威？那么老了还跟人拼？当然也可以，拼的是作为长者的修养、德行，清誉名震一隅，受到地方的尊重，良好的口碑也能为下一代带来福利。

“拼自己”，超越时空、地域和人文，具有永恒的价值。在双拼之风盛行的时代，尤其要拼自己。

总第 5797 期 投稿邮箱：essay@cmb.com.cn 摄影 施迈